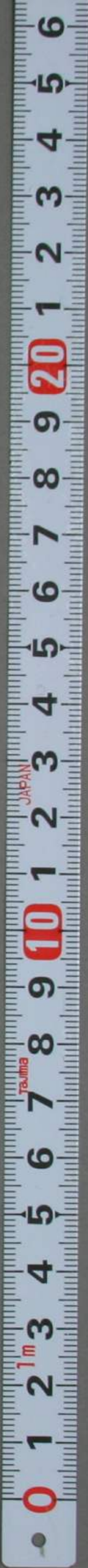




和雪斎全集

四

特別  
A16  
1020  
4



和  
1.020  
4.4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九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碑銘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今上皇帝初即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  
 集賢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  
 官二品者封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  
 常卿上輕車都尉吳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  
 夫人考諱與訾贈昭文館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  
 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

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告於吳興郡公墓  
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美湛恩汪濊  
罔間歿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焉迺十  
二月甲子立石於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聖  
天子丕顯成命銘曰

惟皇慶元聖以孝治恩及臣先爰立定制顏不肖  
孤敢曰膚敏昔被詔徵旋躋嚴近通班集賢入侍  
講席異數特加儒榮備極龍光遠施式符先德我  
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妣咸被褒崇予告還歸  
攜家南驚虔奉制書告於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

粢黍稷馨香肴核維旅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效  
之思罔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是樹歸然墓門用  
侈殊遇人臣之榮天子之仁何千萬年厥聲弗泯

田師孟墓誌銘

余與師孟友二十有七年其相知最深相與無間  
然莫師孟若余往年歸江南與師孟契闊至大中  
蒙召命道見於長蘆甚歡余請告歸爲先人立碑  
復召至京師師孟自山東使還則已有疾嗚呼余  
何意哭師孟哉有事孰余商有過孰余規嗚呼豈  
不痛哉師孟諱衍姓田氏其先京兆醴泉人後徙

太康再徙蒙城大父仕金金亡北遷相故今爲相  
人幼孤母夫人李氏教之讀書姿開爽善論事初  
以才選爲中書掾歷禮吏部主事兵部員外郎萬  
億賦源庫提舉刑部員外郎河間等路都轉運鹽  
使司副使知河中府積官中順大夫國家急務唯  
銓選財賦刑名三者其沿革廢置本末無不身歷  
其事而究其利害與人交無賢不肖貴賤待之如  
一然慎許可平居恂恂寡言至其慷慨談辨無不  
中的酷愛古書畫竒跡真一代佳士皇慶二年十  
一月癸巳卒大都寓舍年五十有六其卒也余甚

痛之大父諱芝金嘉議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兼  
戶部侍郎妣楊氏雁門郡君父諱文鼎鄆德路轉  
運經歷官妣李氏余所爲作賢母碑者也師孟娶  
劉氏鄆德路提學劉賢佐女先卒一子叔重二女  
長適郝升次幼孫大有師孟卒之五日叔重以其  
喪歸葬相州先塋銘曰  
嗚呼師孟常蘄其有爲余亦常蘄其有用於時而  
止於斯耶有子有孫亦又何悲

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陳公

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  
俊之士以輔翼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  
於宣化承流蕃屏帝室使者有咨諏原隰之風循  
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乘時之會樹功立名丹  
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  
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人唐廣  
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延祿  
延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  
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韓魏公趙康靖公  
包孝肅公諸老爲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志其墓後以曾孫與義叅  
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曰恪曰恂曰慥忱  
慶曆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慥與蘇文忠公遊號  
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曹遂居臨晉揮生灝官儒  
林郎灝生克基金天德三年進士仕金爲少中大  
夫國子監丞是爲公會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  
大將軍陝西規措使是爲公大父昭勇生膺入聖  
朝爲東平路勸農使是爲公父妣李氏公生而純  
孝年十三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裕宗皇  
帝在東宮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

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宮  
藉監丞稍遷同知復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拜江  
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庾嶺諸郡盜賊蠡起  
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略公曰破賊在擇  
良將舉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讒繫獄衆  
以爲不可公曰使功不如使過况非其罪由是命  
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略右  
丞忽都鐵木兒公方督征交趾軍糧過海適與賊  
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  
海島寇耳宜速正典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諸市廣

海以安移富州尹州古豐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  
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弭盜之策皆謝不能  
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爲急務百姓安則農不待  
勸而衣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月羣盜屏迹訟庭  
闐然逃民稍稍復業葺廬舍闢土田稻禾芄然蔽  
於四野宋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  
餘人皆鬚髮皓白衣冠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  
來未嘗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政故一來耳  
公館之學宮行釋奠禮民觀者如堵牆留十數日  
辭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爲已任屬縣

德化學久廢立修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  
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創城中一新之及建陶  
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  
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  
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  
總管龍興徽仁裕聖皇太后分地陞辭太后諭旨  
汝舊臣宜善撫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  
障江連歲大水城不沒者數版壞民廬舍飢死者  
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爲鈔二十萬貫聽民  
自取以續食賴以全活者無數由是得免轉徙流

移之患民至今以爲德大德元年拜領北湖南道  
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憲之職在進賢退  
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爲能豈風憲之責哉  
其知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曹南五年除建  
康路總管爲政安靜門無私謁行臺甚相推重公  
以春秋漸高辭歸十一年御史臺遣使即授公浙  
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武  
宗皇帝撫軍北邊未還臺使趣公赴任公曰當國  
家憂危之際豈人子辭宦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  
浙大饑紹興尤甚死者相枕藉公賑之百方活十



餘萬口復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許長辭而歸至曹  
邁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  
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夫人由氏行省郎  
中取新之女早卒繼室完顏氏澧州路總管伸之  
女子男一人曰敬立女一人嫁吉安路總管完顏  
鐸之子壽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東臨濟縣  
北原疑山之先塋禮也公資沉毅喜怒不形於色  
絕口不臧否人物胷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  
之傳爲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辭曰良如金玉  
重若丘山儀如麟鳳氣若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

始觀此則公之爲人可知已數典大郡有古循吏  
之風屢持憲節不爲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  
新而已視世之輕薄小人據爲之勢設網罟陷穽  
以羅人之過淫刑以逞吏民重足一迹惴惴然日  
以殺身破家爲憂方以快意夸考其行事貪穢縱  
橫不可勝道則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初  
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之  
墓孟頫閒居吳興公過余霅水之上屬以事出不  
果一見公留詩爲別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來  
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雖

不識公而敬公之賢追尋傷悼乃爲序而銘之銘  
曰  
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洎元咸有俊臣維廉訪  
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維陽  
維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鵬匪鶚維鳳維麟賑  
飢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上德  
天下歸仁在昔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聲追配杜  
甫卒葬江南爲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  
混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袞貴富康寧曰  
攸好德疑山之原實維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

刻銘美石終古不沒

故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

商議通正院事領太史院事靳公墓誌銘

公諱德進字仲和姓靳氏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  
祖考諱璇妣朱氏考諱祥從事行省劉公府佩金  
符贈集賢大學士通奉大夫謚安靖妣張氏西河  
郡太夫人公幼聰敏服勤經訓迎刃而解安靖公  
嘗謂太夫人曰吾家世積善未有顯者與吾宗者  
其在此子乎父歿益自厲於學尤精天文象數會  
詔太傅劉文貞公選司天官屬試補三式科管勾

故相張忠宣公薦之世祖皇帝數召對占筮有徵自是從車駕上下兩都歲以爲常至元間擢司天少監陞司天監轉承直郎祕書少監奉議大夫祕書監時權臣用事災異數見公乘間進言推抑陰崇陽之理辭甚剴切世祖伐叛東北以公從行揆度日時占候風雲刻期制勝因言叛王惑妖言致謀不軌請置諸路陰陽教授以訓後學詔從之繼從成宗皇帝撫軍沙漠往來萬里朝夕進見多陳民間利病謂治國以得人爲先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爲王道之本迨正位儲闈首引左右前後皆正

人之義且言世祖居潛邸延四方儒士諮諏善道故能致中統至元之治上皆嘉納御極之初特旨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只孫衣冠金帶只孫者路朝晏服也一日上朝隆福宮語及公忠亮召錫金銀廐馬或議甓都城公曰臣聞在德不在險今民力凋弊驟興大役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至於加恩闕里惠養老臣贖飢民所鬻子女多所裨益嘗侍上玉音問卿母今年幾公對曰臣母年幾九十飲食尚強特勅有司加西河之封及安靖公贈謚仍加公通奉大夫

先帝即位公以疾丐閒今上皇帝在春宮聞之特  
陞公資德大夫遙授中書右丞太史院使餘如故  
時駕在白海子有旨趣召既見先帝諭公曰卿三  
朝舊臣朕方倚用力疾從行可也命商議通正院  
事至大四年三月今上登極四月十六日公入見  
便殿命公領太史院事十九日以疾卒於正寢公  
生於癸丑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九夫人秦氏  
繼室楊氏錦氏王氏子一人道泰女二人長適忠  
顯校尉法物庫副使高師善次利璋在室子及次  
女皆錦出也將以是月廿九日葬公於大都西山

魯郭先塋之兆乃來請銘公於孟頫一年之長故  
孟頫兄事公公領太史之日見公於私第置酒相  
款曲迎送如平時孰謂三日之別遽爲死訣也嗚  
呼哀哉銘曰

昔在唐虞欽若昊天乃命羲和曆象是官帝典所  
紀莫斯爲先維安靖公學於星曆昭文嗣之益精  
其術實居聖元羲和之職服事四朝秉心塞淵每  
因人天進盡讜言乃陟丞疑乃長昭文出陪乘輿  
入贊帷幄從征遼海侍巡朔漠刻期制勝恧我王  
略列聖嘉之寵錫便蕃施及考妣顯被皇恩安靖

有言果大其門魯郭之原維公之宅流慶後人忠  
孝之澤芒芒來世尚視茲石

元故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濮君

墓誌銘

皇元以仁治天下列聖相承視民如傷一夫或飢  
由已飢之有能出粟以賑者輒予之以官其資之  
崇庠視粟之多寡著爲令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  
捐瘠之民此堯湯之用心也大德丁未歲大侵濮  
君明之捐米千餘石以食餓者全活無數府上其  
事遂以應格登仕版焉君諱鑑字明之世居嘉興

崇德之語溪即春秋所謂禦兒也曾祖考諱敏祖  
考諱世昌宋承信郎考諱振宋承節郎兩浙東路  
兵馬副都監婺州駐劄君性明達而處己以謙待  
士以禮鄉鄰有爭常合和之創佛寺曰仁壽曰福  
善曰永福曰報恩曰普濟創道觀曰玄明又創永  
安東岳行祠爲義塾以淑學徒爲井幹以便行汲  
爲津梁以濟不通爲櫓櫓以給死喪名山大刹捐  
金舍田夏設無礙浴冬設無礙粥印施藏經周恤  
孤寡其樂爲善蓋天性然也初調富陽稅務官繼  
授將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舉皇慶壬子春

沿檄歸家上冢指祖塋之西大樹謂庵僧曰我死可化於此衆訝其語不祥皆愕眙相視是夏復還官次連日樂飲瘍發於項初以其小而忽之樂飲如故屬方隆暑疾日以劇遂不可爲其卒六月二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一喪之歸官吏遮道以祭市民無不嗟惜渡江而南風日恬美波濤不驚抵家僧俗弔者系道梵唄之音不絕於耳其爲人所鄉慕如此孤允中不敢違先意以是年十二月九日火化於所指之地奉函骨於堂迄今八年允中曰吾非不能葬也顧函存則親存葬則亡矣是以弗忍也然豈容終不歸於土乎乃卜以延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祔葬祖塋之旁娶沈氏嫡子一人允中也女一人適卜士庶子三人俱幼再娶趙氏生一女亦幼孫男二人女五人允中來請銘

余惟君輕財重義蓋積而能散者是宜銘銘曰邦本惟民民不可飢發廩以贍固邦之基錫以一官禮亦宜之盍躋上壽胡止於斯有子承家報其在茲

勅賜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君之碑

留侯稱導引不食穀後數世而天師之教興焉傳

千數百年以至於今何其盛耶惟天師之道本乎  
老氏其言則神仙符祝之事後世爲其說者必曰  
離而父子君臣去而夫婦乃可以成道然古之號  
稱神仙者未必拘於是也若張氏之先以飛昇尸  
解聞者踵接其於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倫  
秩然其不紊也嗚呼此張氏所以能久而獨存者  
乎蓋自混一以來道莫盛於三十六代演道靈應  
沖和玄靜真君真君之配玄真妙應淵德慈濟元  
君之德又盛焉宜其後之益光且大也延祐三年  
夏五月驛召三十九代天師嗣成入朝冬十月至

闕明年春正月制授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  
又召臣孟頫撰元君之碑臣謹按元君諱惠恭姓  
周氏信州貴溪縣上黟里人曾大父諱文舉妣聞  
氏大父諱深甫妣雷氏父諱新妣王氏宋封孺人  
元君徽柔淵懿生廿三年而歸玄靜真君事舅觀  
妙先生姑倪氏有婦道訓育二子整齊閭內有母  
道至於振恤扶樹靡不用其極備天人之福者五  
十年而澹然沖素恒有遊於物外之意元貞二年  
春三月以三十八代天師入朝制授玄真妙應仙  
姑至大元年夏五月加玄真妙應淵德真人明年

壽七十時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賜上尊宮錦又  
明年皇太后降旨護所領真懿華山二觀又明年  
二月癸酉忽危坐問日蚤晏倏然而逝九月藏冠  
履於琵琶峰之麓既又作慈濟宮於墓側以爲棲  
神之所皇慶二年追錫今號二子曰與棣嗣三十  
七代天師號曰體玄弘道廣教真人曰與材嗣三  
十八代天師號曰太素凝神廣道明德大真人嘗  
以治潮功加正一教主特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  
國公竊惟張氏自樹教天下受大封顯號稠恩疊  
數炫耀照暎莫如我朝以閨闈之德被天子異眷

賜碑紀行則又自元君始上豈不以元君身育二  
嗣充大其教以輔我邦家俾清靜無爲之化不失  
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有是命也不亦宜乎銘曰  
元君昔下崑崙峰師子白鶴歌噦噦龍神虎君衛  
西東霞披霧散開靈宮蒼溪窈窕深山麓從白薇花  
香露氣濃元君燕居百福崇上帝錫命嚴且隆七  
十之年顏如童二十四巖春濛濛倏而逝兮乘天  
風雲駟電旌滿虛空瓊裾飛步紫清中琵琶之麓  
鬱葱葱千歲歸來福攸同物不疵癘年穀豐微臣  
著銘書亦工巨鰲負石厚以穹死而不忘安有終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昔軒轅問道於具茨漢文求師於河上蓋古之聖  
帝明君咸貴德而尊士而有道之士亦皆應時而  
行化傳記所載信不可誣若真人杜公際遇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乘風雲之會依日月之光於  
以輔世興邦立言設教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若人之儔與真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  
采石人自號南谷子晉杜預之後曾祖秉哲祖竑  
父時敏並晦迹丘園傳芳清闕妣薛氏繼陳氏生  
二子長崇文次真人也真人生而神異幼而超邁

年十四得異書於異人決意爲方外遊乃辭母去  
俗著道士服師石山耿先生繼入茅山披閱道藏  
依中峰巖木菴巢以居玉海蔣宗師異之授以大  
洞經法回風合景之道時丹陽謝真士玄風遠播  
法海傍霑真人曳杖玄門問道靖室言而無隱拂  
袖遠遊乃捫蘿仙都回飈雲水納交名釋載叅辟  
歷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其素履  
俾掌教於鄉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歷霜暑一  
意泉石辟歷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之  
王孫托友鄧侯之內侍獲引見度廟錫號輔教大

師爰受紫衣之榮遄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  
請住昇元報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  
徒衆悅服屬天兵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燬於崑  
岡黎庶懼淪於塗炭弓刀曷措莫救鄉閭衣食無  
從忍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軍門見太傅淮安忠  
武王於故都披膽陳辭爲民請命王與語大悅恨  
見之晚軍麾爲之斂兵民社因之安堵遂俾馳驛  
入覲帝閣輜重兼行混風埃於卒伍樵蘇後爨忘  
朝昏之粥饘艱勤備至得抵上都世祖皇帝方綱  
紀四方并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已以求賢

聆師之來奏聞立召望雲就日喜見堯天布武升  
階高談王道皇明嘉其古直屢賜恩光真人感激  
聖知莫知云報尋有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  
真人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納焉  
以茲銜命南驚言歸舊廬慈母已亡空墮蓼莪之  
淚先師知在徒瞻荆棘之墟冥鴻尚避於網羅飛  
鳧亟還於京邑同高士以升公引鍊師而進見天  
顏甚悅野服重歸欽奉璽書提點道教住持杭州  
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旨授杭州路道錄教門高  
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昇元觀事先是

宗陽燬於火真人買山種樹以三十年爲期至是  
命工師伐材木治荒蕪畚瓦礫凡正殿講堂壇靖  
廊廡真館文室以次興舉桂棟竦其干宵梅梁杳  
其架霧丹楹刻桷不日而成金闕玉京自天而降  
造三清尊像及昊天聖容霞光照臨日精晬耀至  
於金鼎突兀以騰煙洪鐘高懸而吼夜彤庭赫其  
弘敞丹扉廓乎開闢不干衆力獨立大方真人往  
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籌峰即葛仙之丹  
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  
瓊山發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人雲

外步虛禮斗馳思仙鄉自髣髴而清齋視紛華如  
敝屣香緝巾拂不事珍竒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蚊  
幃雖設取足於綌締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  
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數萬卷道德註疏何啻千  
家玄聖淵源列圖十子著老子原旨及原旨發揮  
關尹闡玄文子纘義等書數十萬言皆理造幽微  
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得先聖之  
心可謂學業淹深文行俱備者矣真人以考妣不  
及於養即通原之麓作天根道域奉衣冠葬焉至  
於爪髮之微亦藏幽室終身之慕每見戚容孝事

父母於斯見之初立教大宗師開府張公疏舉真人兼領杭州四聖延祥觀真人勞心基構協力規圖輪奐既新髦荒求秩今上皇帝遊心大道申念老臣皇慶改元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老而傳尋奉寶書以弟子姚志恭爲昇元提點師孫孫拱真爲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午真人在宗陽時年八十有二正月十日日微疾取平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既而出偈遺諸弟子十一

日旦頂中爆然有聲而逝弟子姚志恭孫拱真等痛慕罔極竭力營護以三月十一日壬申遷神藏於天根道域慨旌揚之拔宅仰企無從思許掾之登晨真文空在杭州達官士庶諸山緇褐哀號攀挽巷無居人舳舻蔽流縞素彌望又豈特送車千乘而已哉非夫道德感人仙風振遠疇能若是凡度弟子若干人其高第弟子姚志恭孫拱真以真人事狀請大洞法師張君嗣顯過余溪上張君於真人有雲霞之契於孟頫有道義之交俾撰新銘用彰立德孟頫粵從髫歲夙慕高標先君將漕於

金陵真人假館於書塾攜持保抱緣契相投雲將  
拜鴻濛為師緬懷維舊太白為紫陽銘墓授筆何  
辭銘曰

至人應世啟贊清寧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  
質白石標英飛聲天陞高步雲瀛其一氣藹蘭芳形

逾松茂嘯月珠淵采薇瓊岫碧落回輶闈風揮袖  
服食五牙棲遲三秀其二玄經闡義原旨立言皇文

粹聖王化彌尊懸諸日月纘於乾坤谷神不死至  
道長存其三仙寓金暉真容玉暉桂闕霞氲芝城雲

斐碧瓦參差丹榭焜燁屢降鸞書時朝鳳宸其四籌

峰宴景真館疑神從容觀化消搖上賓煙蘿泣月  
露草淒塵佇雲關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其五

勅建大興龍寺碑銘奉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  
既顯受寶冊於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  
年七月丙午內出旨若曰維茲懷孟於寡躬暨今  
天子昔嘗臨幸其地既而入正紀綱登大位若稽  
祖宗故事即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  
嚴奉三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祖宗之德明迓  
國釐以衍皇祚於無窮維爾徽政院臣以興以輸

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命下之明日大徵工師  
經畫基構計慮尋引即市荆楊大木使就繩削浮  
舟以來乃若鐵石瓊甍髹丹堊墁之物像繪旛蓋  
函度鐘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皇太后賜  
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斥陸田三百頃以贍  
食於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序書之臣孟頫  
職在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維皇元誕受天  
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漸涵煦育東西  
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  
徼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教洽薰為泰和度越

唐虞三代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  
者竊嘗觀之自象教旁霑時君世臣固亦尊信隆  
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  
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  
六度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求諸吾心  
而已今皇帝陛下重純系熙而皇太后殿下執坤  
承乾前朝後闡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率普是  
維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乎紹開  
天地之體迓續烝民之生焯然為萬世皇極之主  
也矧茲覃懷維昔異方舜封禹城咸在都畿之內

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  
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祉翼慈算於  
萬億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  
明徵定保庶其在是銘曰

昔在能仁出震五天具正徧知垂教萬年付累之  
弘須聖乃傳於維皇元啓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  
授受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  
山絡海悉貢悉輸格於穹昊肇我今皇皇侍長樂  
聖孝孔彰太母曰嘻予有攸德諸佛應心在予一  
德睠思河內帝昔潛龍宜即舊邦塔廟是崇爾徽

政臣畫堵爲宮其堅其良駿發爾功庶工子來奔  
走先後既畚既斲亦塗亦鈿豐棟華榱文網雕牖  
珉堦珺級翼映左右慈顏載豫瑞慶有開錫名興  
龍聖言大哉旃檀苾芻以道實來既寧爾居亦豐  
爾食乃割井腴乃弘經席花雨繽紛喞聲晨夕懷  
人盈庭頌言以謹龍德方中萬目齊觀豈惟懷人  
有憚在顏既開化城兆民孔安濟流湯湯王屋峙  
峙蛾眉非遙五臺非邇青俊白象時戾時止函香  
歲來以格繇祉降祉既繇表佛勝相放種種光照  
燭無量飛潛動植冰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於上

皇上孝仁德並義軒纂繩祖武光裕後昆兩宮萬壽與天長存

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二年九月廿二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卒越二年其大弟子告於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先師以道行承列聖寵遇甚厚非著之文字無以下久永在廷之臣孰宜爲之銘維陛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詔按其行事而敘之曰師名定演俗姓王氏世爲燕山河人自幼性

不能肉食祖母教之佛經應聲成誦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爲弟子徧習五部大經服勤左右朝夕不懈隆安亟稱之於是遂使之研精抄疏求第一義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總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是夕其徒有夢淨室中一燈燼然旦爲師言且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三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屬崇國寺復虛席衆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日講華嚴經訓釋孜孜曾無厭斁世祖皇帝聞



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至成宗時別賜地於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昊天寺戒壇宿德號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於是祝髮之徒以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爲羯磨首歲以六月六日用所得布施資飯僧五百衆誦諸大經及於兩寺講筵捨長財以修珍供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人師未卒時其大弟子薊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爲師建塔至是奉之以葬焉壽七十二臘三十有五師自涖講席數蒙聖恩嘗賜白玉觀世音菩薩像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懿旨以護其法銘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爲道無形易流而蕩立之範防寔毗尼藏不肆而拘曷既厥能非說所說演最上乘歷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諦如海無際不有先覺孰覺一世皇元聿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厚德涖此講席人以允迪不塞而闢復登戒壇爲羯磨首如大將誓衆惕然受仰承列聖被之休光盛爲建宮厚不可量生滅滅已傳大弟子正法不壞利及生齒帝念不忘勅臣孟頫著銘於石以告

萬古

臨濟正宗之碑奉勅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爲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笑之頃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爲菩提達磨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達磨六傳而爲能大師十傳

爲臨濟大師師生於曹州遊學江左事黃檗大師黃檗種松剷地有聲師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滹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大師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繇臨濟而上至於諸佛繇諸佛而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直指示人機若發矢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自能大師後禪分爲五唯師所傳號爲正宗一傳爲興化獎再傳爲南院顥三傳爲風穴昭四傳爲首山念如此又五傳而爲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嬾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庵容庵

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海雲性與道合  
心與法冥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師住臨濟院能系  
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當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屈至尊請問道要雖  
其言往復紬繹而獨以慈悲不殺爲本師之大弟  
子二人曰可庵朗公頤庵儂公朗公度葦庵滿公  
太傅劉文貞公儂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師以文  
貞機智弘達使事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  
定天下深功厚德及於元元卒爲佐命之臣皆自  
此啓之也元貞元年成宗有詔迎西雲大宗師住

大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摛玄言得  
諸佛智懸判三乘如一二數由是臨濟之道愈擴  
而大今皇帝欽承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爲印以賜  
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特加師榮祿大夫大  
司空領臨濟一宗事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  
頰爲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孟頰既叙其  
所傳授又系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於少林赫赫少  
林師我震旦使爲佛種不缺而斷傳後十世而得  
臨濟爲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傳十四是爲海雲坐

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  
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進一言深入睿  
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俾大弟子為帝股肱至西  
雲公能嗣其業據獅子座為眾演說聞者讚歎信  
者鄉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今皇帝聖深契道要  
曰臨濟宗繫爾能紹即心即佛時乃世守傳不以  
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尚迪後人勿昧  
其原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九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十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二校

制

資善大夫隆禧院使文著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

人本乎祖孝莫大於顯揚君體其臣恩莫先於褒  
卹上及三世國有彛章具官曾祖父阿台薩理學  
貫幽玄德崇端慎西域之板圖既入四方之賢俊  
咸歸爾以辨慧之才適際休明之運及我定宗之  
世遂為皇子之師流慶本支既大興於象教推忠

社稷乃繼秉於鈞衡睠爾曾孫益昭先訓是用錫  
以保德之號表以柱國之勳仍定謚以疏封庶褒  
生以勸後於戲趙國山河之固既啟爾邦漢朝帶  
礪之盟尚期爾後英靈如在寵渥其承可

曾祖母

朕維邈本以推恩所以勸忠而教孝矧以曾孫之  
善繼宜均伉儷以疏封具位有德有言令儀令色  
既來嬪於君子遂鍾秀於諸孫或振響於覺林學  
推慈濟或著勳於鈞軸世篤忠貞盍從列爵之榮  
以顯宜家之美於戲魚軒翟茀雖莫及於當年鸞

誥龍章庸追崇於三世尚歆寵命以迪後人可

祖父

大道之興蓋有關於世運佛教之盛故莫尚於我  
朝慨想哲人申加卹典具官祖父乞台薩理法之  
龍象國之鳳麟稟勇猛精進之資負剛明果銳之  
氣樹宗風而益振酌法海以彌深福澤之流卒歸  
後嗣柱石之佐遂為良臣雖已寵於褒章猶未愜  
於朕志是用表勳著號賜履易名庸建爾於上公  
式慰爾於下地於戲道長世短既脫履於空華子  
孝孫賢尚珥貂於奕葉其歆朕命永建乃家可

祖母

風化之本實肇於閨闈褒卹之章必齊乎伉儷烝  
畀祖妣爰爾國恩具位秀毓德門家稱寶媛篤生  
賢哲嶷然台鼎之司坐享安榮鬱若山河之錫迨  
諸孫而未艾昭德澤之可隆宜進腴封用疏大國  
於戲非此母而不生此子徒緬想於蓋臣爵其婦  
而從其夫尚有光於來世爾靈不昧朕命其承可

父

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佑惟我世祖居多心膺之  
臣緬想先猷有如一日宜加褒典以慰九泉故榮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  
事阿剌渾薩理縝密而溫純明敏而謹慎早親帷  
幄朝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秋備巡遊之從  
汲引天下之士進不隱賢彌綸禁中之機退無泄  
語總義和於曆象位承弼於鈞衡管輅學貫天人  
恒密陳於警戒子房智定儲貳亦預計於基圖能  
自保其功名人不見其喜愠當時有全才之目舉  
朝皆厚德之推美矣流芳惜哉異世是用獻錫功  
臣之號榮加柱國之勳茅土開全趙之封公府建  
維垣之重易名節惠極致哀榮於戲明良同時慨

追懷於既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咨爾有靈  
欽于時命可

母在堂

婦人從夫之爵不以生死而異恩臣子事君以忠  
宜被褒崇之典此蓋國家之制爰疏閭閻之榮具  
位  
婉婉令儀柔嘉維則事舅姑以孝藹然婦德之  
純教子孫以賢允矣母道之粹況爾先臣之內叻  
盍開大國之華封於戲翟芾以朝庸示車服之美  
綵衣侍養坐膺甘旨之供往服寵嘉益綿壽祉可  
章佩丞黑黑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大名路達魯花赤扎馬刺丁贈順  
節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

魏國公

朕聞明莫明於審勢愛莫愛於保民追惟開國之  
初每歎忠臣之義有一於此其忍忘之具官大智  
若愚沉幾先物方太祖之四伐守西域之孤城慕  
帝王之有真不謀妻子帥人民而來附各保父兄  
卒典名藩遂開魏土豈人爲之能致信天道之不  
誣爾子爾孫益陳力於帝室我爵我土宜膺寵於  
褒章庸極哀榮以昭勸賞於戲積德累行之報既

見於今四世五公之隆尚期爾後英靈不爽寵渥其承可

祖父資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  
阿里罕贈推誠宣力功臣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

繼述之善往聖之所嘉藩翰之良有國之攸賴人  
雖遠矣朕甚休之肆申美於褒章用垂勸於來葉  
材兼德備惠與政和五綰郡符若龔黃之再  
出四持使節如方召之復生危而持顛而扶寒者  
衣飢者食山無弄兵之盜野有樂業之民惟久歷

於外藩亦游登於左轄材猷未展館舍遽捐方資  
後嗣之賢莫究前人之報是用表勳著號析爵疏  
封職躋端揆之榮國錫大名之美於戲生必有死  
貴身沒而名存善則降祥惟本深而未茂其歆朕  
命永迪爾孫可

祖母兀魯溫迷失氏追封魏國夫人

爵婦以勸從夫之道古之所先與祖而有及妣之  
文今其可後具位以鳴鳩之德應鳳凰之占作配  
良臣克就勳庸之美致嚴祀事不違孝敬之誠錫  
號夫人啓茲魏土於戲蘋蘩蕝藻幸膺配食之榮



茅土山河永享脂田之富淑靈不昧休渥惟歆可  
祖母完顏氏追封魏國夫人

繼室之賢必以子孫而貴從夫之爵乃有國家之  
恩矧在名臣盍頒異數具位幽閑素稟柔順自持  
夙夜不忘警戒之誠春秋克盡蒸嘗之義詩書教  
子遵女史而勿渝勤儉起家為夫族之所法蓋得  
之於天者厚宜報之德以豐號爾小君封茲大國  
於戲惟爾克孝故有子而能忠惟爾克敬故有孫  
而善繼朕命惟允淑魄其承可

父榮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亦不刺金璽推忠協恭佐理功臣太保

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魏國公

世稱願為良臣其志深矣朕嘗敷求前哲厥迹茂  
焉一老不遺每懷靡及具官學知體用才濟猛寬  
頃以父祖之資遂際君臣之會敷歷中外垂三十  
年踐履高華名數千里詩書禮義之府博涉深探  
庠序教化之原朝論夕講是以綱提目舉草偃風  
行論貨殖則以足民為先掌銓衡則以得人為本  
合符出鎮有父母斯民之心攬轡周詢有澄清天  
下之志遠則郊原春動近則臺閣風生舟楫鹽梅

方深期於大用藩籬屏翰遽興歎於云亡爰肆殊  
恩式加褒典於戲大名魏國以為茅土之封太保  
上公以示槐班之貴勳號兼美生死同榮歆此寵  
章廸於後嗣可

母阿木刺氏追封魏國夫人

詩稱鵲巢之德禮有翟芾之儀緬懷輔佐之賢盍  
隆車服之數具位以爾令族嬪於高門勤儉孝慈  
早著閭儀之美貞忠婉懿式為婦道之師俾予良  
臣克盡忠效可忘內助之報爰疏大國之封於戲  
生為邦君之妻榮其至矣沒正夫人之號禮亦宜

之咨爾淑魂歆予休命可

中奉大夫殊祥院使執禮和台封贈三代制

曾祖父哈直兒

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慎終追遠臣子之至情宜  
推歸厚之恩庸侈追崇之數具官賦資剛正立行  
貞良際遇祖宗之時備盡股肱之力執干戈以宿  
衛夙夜靡違屬橐鞬以從征險夸勿二生未霑於  
一命德乃種於諸孫是用極五等之封開三公之  
府易美名以節惠錫顯號以紀功於戲貽厥孫謀  
已深嘉於既往繩其祖武亦用勸於來今靈而有

知服之無數可贈翊衛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  
柱國仍封梁國公謚莊襄

曾祖母外刺真

爵賞之制所以旌忠贈卹之恩所以教孝惟爾故  
臣之配可無寵命之頒具位生而令儀出於華胄  
竭勤勞於內助事我祖宗致善慶之多祥施於孫  
子式示治朝之勸爰開大國之封於戲秩視上公  
已躋榮於九命恩加三世庶足慰於重泉咨爾淑  
靈服茲休命可仍封梁國夫人

祖父馬察

恩莫大於報功用昭國家之典禮莫重於尊祖以  
盡臣子之心維爾舊臣宜膺顯秩具位天挺英毅  
世篤忠貞斬將搴旗日闢國於百里披堅執銳身  
可敵於萬人累聖咸錄其勤勞厚賜屢膺於寵澤  
嘉爾令子爲國功臣是用重賜嘉名申加美謚槐  
佐再開於公府茅封仍胙於梁區於戲生不同時  
尚想見其風采死而如在顧何惜於褒崇咨爾英  
靈服子休命可贈忠宣協力功臣太傅儀同三司  
上柱國仍封梁國公謚桓武

祖母脫脫泥

朕念勳勞之臣舉褒贈之典况貽謀於孫子嘗宣  
力於國家爰示寵章追崇世美具位克全貞烈作  
配忠良勉正其夫致有外攘之績象賢有子益昭  
積慶之祥庸疏大國之封俾正小君之號於戲無  
德不報宜一品之躋榮有開必先見百年之種德  
當其靈識歆此殊恩可仍封梁國夫人

父囊加

臣子之忠有勳功於社稷國家之典宜追錫於勳  
階思貴幽宮其孚渙號具官性資英爽謀略沉雄  
忠武得於家傳智勇方於人傑登將壇而作士氣

恒收逐北之功銜使命以覘敵情坐定平南之策  
始終一節服事四朝蓋嘗居風憲之司亦屢任承  
宣之寄屬成廟奄棄羣臣之後當眇躬入平內難  
之時擁戈以啟元戎同祈父之爪士按劍以決大  
計若太公之鷹揚信一言以興邦不踰時而定國  
方倚樞機之任遽嗟疾病之嬰出鎮省垣考終里  
第每念干城之績忍聞輦鼓之聲嘉爾後人克承  
先緒是用開師垣於公府分浚土於王封賜號旌  
功易名節惠於戲河如帶山如礪傳茅胙於無窮  
木有本水有源茂子孫於益永英靈不昧寵命其

承可贈推忠靖難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浚都王謚武忠

故母阿里哈納

國家推報功之恩視勲勞而肆賞婦人有從夫之  
義沛封爵以齊榮爰錫寵章用光泉壤具位柔嘉  
秉德勤儉能家善事夫君克佐外攘之事敬恭婦  
職使無內顧之憂既資同體以宣勞宜合齊眉而  
錫命於戲茅封浚土式開異姓之王花誥金泥庶  
昭同穴之義欽予嘉寵慰爾貞魂可追封浚都王  
夫人

母也速倫

君使臣以禮昔聞於聖言夫乃婦之天宜從於王  
爵此蓋朝廷之盛典式昭閨闈之至榮具位起家  
儉勤持身淑慎相爾君子居多內助之功宜其家  
人故有降祥之慶惟先正盡忠於帝室故浚都大  
啟於王封爰肆殊恩以及賢配於戲貂蟬四葉竒  
勲顯著於旂常鸞誥五花奧壤齊榮於湯沐欽承  
寵命益介壽祺可封浚都王夫人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大司徒徽政院副使領  
將作院事張九思贈推誠翊亮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忠獻制  
功存翊衛睠惟先正之臣國有彝章式舉追崇之  
典宜頒異渥以資重泉具官寬厚有容質直好義  
早逢熙運位登喉舌之司逮事春宮身任羽翼之  
寄屬奸臣之亂作閉宮門而弗開倉卒之間忠節  
可尚太皇知其謹慎委任盡其始終世祖疇其勳  
庸爰置諸其左右天下誦司馬光之字朝廷推萬  
石君之風從容乎廟堂密勿乎禁近鞠躬盡瘁弼  
亮三朝正笏垂紳夸險一節謀猷方資於啓沃疾  
病遽得於勤勞雖沒世之有年亦懷賢其無已

用封之東魯建於上公三司同開府之儀八柱表  
承天之力示崇德報功之澤極生榮死哀之情於  
戲朕惟圖任舊人天不憖遺耆老九原莫作一品  
斯崇夫推賢盡誠之謂忠賢德有成之謂獻合茲  
節惠以著嘉名咨示英靈服予寵命可

故行軍千戶權順天河南等路軍民萬戶賈  
輔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武威郡公  
謚武毅制

朕嗣承丕構緬想先猷惟祖宗之造邦賴英傑之  
助順或擁城池而奉獻或屬橐鞬而效忠雖其人

之云亡而厥功之可尚宜修播告式示褒嘉具官  
沉毅而敦書驍雄而善戰際遇太祖削平中原崛起燕趙之間以乘風雲之會拒祁陽之奧壤當河朔之要衝保而有之莫或侮者知天命之有在抱地圖而來歸朔莫驅馳方致望雲之喜春秋奄忽溘先墜露之零受命朝廷歸國鄉里虎頭食肉惜萬里之未侯馬革裹尸雖百身而莫贖念言慨歎顯示追崇爰疏上將之榮兼畀丞疑之寵節以壹惠昭其庸勳於戲實融入朝遂騰聲於漢室鄧禹杖策亦畫象於雲臺著令聞於無窮視古人其何媿凜然英爽服此殊恩可

故湖廣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賈文備贈榮祿

大夫平章政事和國公謚通敏制

朕念世德之臣嘉干城之將既戰功之可紀宜爵命之追崇誕告在廷式孚大號具官機沉而志決氣邁而力雄生遇世祖之時號為名父之子赤心報國算靡失於毫釐結髮從軍戰不聞於敗北受蔡公之節制耀鄂渚之軍聲仗鉞嶺南措遺黎於衽席提師海上建竒績於樓船蠻蜚咸服其威名湖廣繼叅於政事寬柔溫裕有詩書元帥之風慈

愛聰明全豈弟君子之德乞骸骨而勇退及齒髮  
之未衰恨不同時事如昨日爰頒異數峻疏一品  
之榮乃謚嘉名兼畀上公之爵於戲慎終追遠聖  
哲之名言崇德報功國家之彝典英魂不昧寵命  
其承可

開府儀同三司太師錄軍國事重遙授中書

右丞相宣徽使尚服院使知樞密院事領

中正院事歪頭封淇陽王制

勳舊之臣澤宜加於胄嗣藩屏之寄恩盍衍於真  
封寵命匪私彝章斯稱其敷渙號誕告明廷 具官

大器夙成小心日著肯堂肯構材克紹於宣猷如  
玉如金德式昭於王度雅有象賢之譽居多事主  
之勤未嘗富貴以驕人每竭忠誠而許國維爾祖  
考茂績紀於旂常錫之山川列爵分於茅土宅淇  
陽之名壤秩開府之崇儀仍畀金章增榮華袞於  
戲纘乃舊服追配前人之光暨余同心永綏先王  
之祿往欽朕命則予汝嘉可

交趾批答

卿世守海邦遠修職貢載馳使介來捧賀章顧方  
物之屢陳知乃心之克謹茲焉還邁宜示寵嘉其



堅事大之誠以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御試策題

皇慶二年

制曰朕聞治天下之道必本於仁義唐虞三代之盛用斯道也刑罰之施不過輔治而已朕承祖宗丕顯之業嗣守大寶君臨萬方思得賢士大夫與之共治故延問於子大夫子大夫誦先聖之遺書深明厥旨夫行仁義必盡心於民事本末先後之敘究之詳矣其為朕言之朕將擇焉

贊

李士弘真贊

氣稟全晉之豪風流東晉之高落筆雲煙吐辭波濤耽文藝如嗜欲以古人為朋曹出則父母召杜入則侍從夔臯蓋塵俗所不能侵而軒冕亦不能逃也

叅政郝公畫像贊

麟鳳龜龍是為四靈公出瑞世儀於帝廷政柄是叅衮職是補進退有道孰余敢侮巖巖國楨表表人望見者竦然咸曰良相天子知公公豈久閒維伊維呂伯仲之間

雪樓先生畫像贊

嶺山喬嶽降其神長江大河肆其文望之儼然薄  
夫爲敦幅巾褒衣坐鎮雅俗豸冠白簡逆折奸臣  
蓋凜然如白雪藹然如陽春雖玉帶金魚世以爲  
公貴孰知夫曾吞雲夢者所以爲一代偉人也哉

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  
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開  
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魯國公謚文貞  
康里公不忽木畫像贊

於維魯公萬夫之雄篤學力行擇乎中庸夙過世

祖明良相逢以道事君蹇蹇匪躬無言不讐無諫  
不從舉善若遺疾惡如風誅鋤草萊黍稷芄芄夙  
夜匪懈以成治功維此治功四方攸同昔唐魏徵  
相於太宗仁義之效及於鰥痾維公德業千古齊  
蹤瞻遺像彷彿音容式昭頌聲以播無窮

長春宮孫真人真贊奉勅撰

澹兮其若川油兮其若雲在天虛兮其若谷粹兮  
其若玉沖沖兮而無不足服文采冠崔嵬佩寶璐  
人皆羨其榮而我安若素夫所謂真人者非斯人  
其孰與耶故天下有道之士皆師尊之况覩其容

而即其溫者乎

兵部主事申穆之父伯祥醫學教官畫像贊  
盧扁已逝無良醫蒼生有疾醫者誰申君挺出秦  
山陞力學至老不少衰著書立言補闕遺察脈療  
病窮毫釐要與人世扶災危此意自足追黃岐惜  
哉不見用於時空覩畫像令我悲活人有後不我  
欺我作此語君應知

開府儀同三司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

張公畫像贊奉勅撰

道德之全玄之又玄時而出之溥博淵泉其動也  
天游其靜也自然人皆謂我智而我初無言人皆  
謂我貴而我不敢爲天下先贊化育而不居寶慈  
儉以乾乾故位三公捐萬乘獨立乎方之外而坐  
閱乎大椿之年微臣作頌承命自天穆如清風萬  
古其傳

夏真人真贊

松風兮颼颼石泉兮交流逍遙兮燕坐與造物兮  
同遊清揚皎其玉雪氣宇凜乎高秋古之仙者不  
可得而見矣我儀圖之其陶真白之儔與

平章政事趙公子敬真贊

侃侃君子之德蹇蹇王臣之風黃閣霜臺夙夜在  
公古所謂體國之忠然而進退有道弗磨弗涅位  
廊廟則不忘於山林在江湖則心存於魏闕古所  
謂識時之傑噫世之珙璧國之著龜微斯人其誰  
與歸

中峰和尚真贊

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洒法雨徧滿十方  
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真覓贊不可得爲師作  
贊竟

銘

周待制改樂堂銘

子事父母貴養其志孰謂外物而樂可致孝本天  
性率性即孝具在方冊可則可效周君之堂我雖  
未升載觀斯文孝實有徵爰作銘詩以頌以勉五  
十而慕舜也何遠

題跋

書吳幼清送李文卿歸養序後

饒陽李文卿方佐漣海戎幕一旦請解官歸養是  
時其父八十餘矣溫清之問甘旨之供又數年而  
父卒既卒葬之以禮服闋復佐真定戎幕於杭於

是文卿亦七十矣告老而歸戎帥苦留之不可奪  
乃以詩卷使其表弟宋某來徵余言僕開卷見司  
業吳公之文嗟乎吳公之言憤世嫉賢可爲萬世  
戒而益有以見文卿孝於其親異於流俗萬萬也  
况文卿之家七世不異爨其所由來蓋亦有自而  
文卿又能引年致仕視世之貪榮苟祿者何啻霄  
壤也尤使人敬之愛之不能自己敬書於吳公之  
序之後而歸之

七觀跋

七觀者翰林待制袁公桷之所作也何爲而作也

翰林承旨程公請老而歸袁公作此以送之也送  
程公之歸而不及乎執手傷離之情顧乃鋪張組  
織細大靡遺何其勤且博也蓋自枚生始作七發  
魏晉而下往往追蹤躡影誇竒鬪麗才高者干雲  
霄博學者漲溟渤後之學者絕響久矣公之此作  
因事以發其辭引類而極其理將馳騁乎漢魏超  
軼乎班揚非夫貫通三才博綜百家疇能縝密宏  
辨若斯其美也僕雖衰老目昏不覺援筆爲書一  
通若袁公不以筆札之陋刻諸堅石庶幾詞翰相  
須之義傳之天下後世以爲美談云爾

題如上人詩集

詩不可以易言也易於言詩者必其天資超卓學問過人故其爲言似平而實險似淺而實深故觀者以爲易耳四明如上人以詩示僕有仇仁近張仲實吾子行敘引仇張吾三子者今之善詩者也其於如上人之詩亟稱道之則僕可無言矣然僕才劣獨以詩爲難非若三子者易於言詩也唐宋善詩高僧以十數其所以名世傳後者皆不可以易得如上人知其難歸而求之有餘師矣僕所以爲是言者愛上人之才喜其言語之工而欲增益其所未至耳上人以僕之言爲然耶不然耶

閣帖跋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爲教次五曰書書有六藝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者世習之四海之內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李斯變古篆程邈創隸書隸之爲言徒隸之謂也言賤者所用也漢承秦弊舍繁趣簡四百年間六義存者無幾漢之末年蔡邕以隸古定五經洛陽辟廱以爲復古觀者車日數十百兩其後隸法又變而真行章草之說興言楷法則

王次仲師宜官梁鵠邯鄲淳毛宏行書則劉德升  
鍾氏胡氏草則崔瑗崔寔張芝弟張文舒姜孟穎  
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將張超之徒咸精其能至晉  
而大盛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總百家之功極衆  
體之妙傳子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  
以王氏父子爲舉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  
江右號禮樂衣冠之國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  
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書名者傳記相望歷  
隋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者輩出其大者  
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盛矣宋興

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 捐善賈購法書聚  
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  
藏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甚憫焉淳化中詔翰林  
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爲十卷摹刻  
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  
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  
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  
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用潘谷墨  
光輝有餘而不甚黝黑又多墨橫裂文士大夫或

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  
歲五月余書舖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  
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  
加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  
爲全書雖墨有燥溼輕重造有工苦皆爲淳化舊  
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  
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  
修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  
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  
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  
他瑣瑣者又數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  
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予因記  
得帖之由遂撫其本末著於篇

### 洛神賦跋

晉王獻之所書洛神賦十三行二百五十字人間  
止有此本是晉時麻牋字畫神逸墨彩飛動紹興  
間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一百七十六字所以  
米友仁跋作九行定爲真跡宋末賈似道執國柄  
不知何許復得四行七十四字欲續於後則與九  
行之跋自相乖忤故以紹興所得九行裝於前仍



依紹興以小璽款之却以續得四行裝於後以悅  
生胡盧印及長字印款之耳孟頫數年前竊祿翰  
苑因在都下見此神物託集賢大學士陳公顯委  
曲購之既而孟頫告歸延祐庚申忽有僧闖門持  
陳公書并此卷數千里見遺云陳公意甚勤勤也  
陳公誠磊落篤實之士不失信於一言豈易得也  
因併及之至治辛酉既裝池適老疾不能跋壬戌  
閏五月十八日雨後稍涼力疾書於松雪齋

又有一本是宣和書譜中所收七璽宛然是唐人  
硬黃紙所書紙略高一分來亦同十三行二百五  
十字筆畫沉著大乏韻勝余屢嘗細觀當是唐人  
所臨後却有柳公權跋兩行三十二字云子敬好  
寫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焉寶曆元年正  
月廿四日起居郎柳公權記所以吾不敢以爲真  
跡者蓋晉唐紙異亦不可不知也

樂府

浪淘沙

今古幾齊州華屋山丘杖藜徐步立芳洲無主桃  
花開又落空使人愁波上往來舟萬事悠悠春  
風曾見昔人游只有石橋橋下水依舊東流

太常引

水風吹樹晚蕭蕭散髮醉吹簫塵事苦如毛要洗  
耳時聽舜韶 舊遊何處瓊山銀海宮殿鬱岿  
誰與共遊敖尚記得仙人子喬

南鄉子

雲擁髻鬟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  
溫柔多少閒情不自由 歌罷錦纏頭山下晴波  
左右流曲裏吳音嬌未故障羞一朵芙蓉滿扇秋

水龍吟

次韻程儀  
父荷花

凌波羅韞生塵翠旌孔蓋凝朝露仙風道骨生香

真色人間誰如佇立無言長疑遺世飄然輕舉笑  
陽臺夢裏朝朝莫莫爲雲又還爲雨 狼藉紅衣  
脫盡羨芳魂不埋黃土涉江逕去采菱拾翠攜儔  
嘯侶寶玦空捐明璫偷解相逢洛浦正臨風歌斷  
一雙翡翠背人飛去

虞美人

池塘處處生春草芳思紛繚繞醉中時作短歌行  
無奈夕陽偏傍小窗明 故園荒徑迷行迹只有  
山仍碧及今作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

江城子

賦水仙

冰肌綽約態天然澹無言帶踰躑遮莫人間凡卉  
避清妍承露玉杯食沆瀣真合喚水中仙幽香  
冉冉莫江邊珮空捐恨誰傳遙夜清霜翠袖怯春  
寒羅韉凌波歸去晚風裊裊月娟娟

蝶戀花

儂是江南遊冶子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裏落盡楊  
花春滿地萋萋芳草愁千里扶上蘭舟人欲醉  
日暮青山相映雙蛾翠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  
下相思淚

點絳脣

昏曉相催百年窗暗窗明裏人生能幾贏得貂裘  
弊富貴浮雲休戀青綾被歸與未放懷煙水不  
受風塵味

水調歌頭

與魏鶴臺飲芙蓉洲年成甫用東坡  
韻見贈走筆和之時乙巳中秋也

行止豈人力萬事總由天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  
流年今日芙蓉洲上洗盡平生塵土銀漢溢清寒  
却憶舊遊處回首萬山間

丁亥秋與成甫  
會八詠樓故云

客無譁君

莫舞我欲眠一杯到手先醉明月為誰圓莫惜頻  
開笑口只恐便成陳迹樂事幾人全但願身無恙  
常對月嬋娟

水調歌頭

和張大經  
賦盆荷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  
悠然莫笑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傍小窗前  
稀疎淡紅翠特地向人妍華峰頭花十丈藕如  
船那知此中佳趣別是一壺天倒挽碧筩醺酒醉  
臥綠雲深處雲影自田田夢中呼一葉散髮看書  
眠

虞美人

浙江舟  
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  
盡在長空澹澹鳥飛中海門幾點青山小望極

煙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

後庭花

清溪一葉舟芙蓉兩岸秋采菱誰家女歌聲起莫  
鷗亂雲愁滿頭風雨帶荷葉歸去休

浣溪沙

李叔固丞相會間  
贈歌者岳貴貴

滿捧金卮低唱詞尊前再拜索新詩老夫慚愧鬢  
成絲羅袖染將修竹翠粉香吹上小梅枝相逢不  
似少年時

月中仙

應制

春滿皇州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苑柳暎仙

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鳴鳳簫韶樂奏  
德興和氣遊天生聖人千載希有 祥瑞電繞虹  
流有雲成五色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  
朝野歌謳千官齊拜舞玉杯進長生春酒願皇慶  
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萬年歡 應制

閭闔初開正蒼蒼曙色天上春回絳幘雞人時報  
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  
靜嵩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方異域盡來滿  
彤庭貢珍皇化無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  
海歡欣歌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母瑤池  
紫霞長進瓊杯

萬年歡中呂宮 元日朝會

天上春來正陽和布澤斗柄初回一朵祥雲捧日  
萬象生輝帝德光昭四表玉帛盡梯航來會彤庭  
敞花覆千官紫霄鸞鷺徘徊 仁風徧滿九垓望  
霓旌緩引寶扇徐開喜動龍顏和氣藹然交泰九  
奏簫韶舜樂獸尊舉麒麟香鬢從今數億萬斯年  
聖主福如天大

長壽仙道宮 皇慶三年三月聖節大宴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煙翠光覆禁苑正  
淑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御香飄滿黃金殿喜萬  
國會朝千官拜舞億兆同歡 福祉如山如川應  
玉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  
歲龍輿鳳輦九重春醉蟠桃宴天下太平祝吾皇  
壽與天地齊年

太常引

弄晴微雨細絲絲山色淡無姿柳絮飛殘荼縻開  
罷青杏已團枝 闌干倚遍人何處愁聽語黃鸝  
寶瑟塵生翠銷香滅天遠雁書遲

人月圓

一枝仙桂香生玉消得喚卿卿緩歌金縷輕猷象  
板傾國傾城 幾時不見紅裙翠袖多少閒情想  
應如舊春山澹澹秋水盈盈

木蘭花慢

和桂山慶  
新居韻

愛風流二陸曾共住屋三間算京洛緇塵平原車  
騎爭似身閒一區未輸揚子更友于室邇足清歡  
庭下新松楚楚籬邊細菊班班 白頭相對且團  
欒杯酒借朱顏任醉後長歌笑時開口樂最人寰  
功名十年一夢記風裘雪帽度桑乾幸喜歸來健

在放懷綠水青山

木蘭花慢

和李質  
房韻

愛青山繞縣更山下水縈回有二老風流故家喬  
木舊日亭臺梅花亂零春雪喜相逢置酒藉蒼苔  
拚却眼迷天碧慚無筆瀉瓊瑰 徘徊俯仰興懷  
塵世事本無涯偶乘興來遊臨流一笑洗盡征埃  
歸來算能幾日又青回柳葉燕重來但願朱顏長  
在任他花落花開

趙文敏公松雪齋全集

卷十

松雪翁詞翰妙天下片言隻字人輒傳玩公薨幾  
二十年矣而平生所為詩文猶未鏤板今從公子  
仲穆求假全集與友原誠鄭君再加校正凡得賦  
五古詩一百八十四律詩一百五十絕句一百四  
十雜著五序二十記十二碑誌廿六制誥批答策  
題廿五贊十銘一題跋五樂府二十總五百三十  
四并公行狀謚文一卷目錄一卷合為一十二卷  
亟鏤諸梓置之家塾俾識者得共觀焉至元後已  
卯良月十日花溪沈璜伯玉書

澹齋李孝

聖賢錄

右內翰文敏趙公文集若干卷乃其子仲穆所編類者也僕年十四五時已知世有松雪翁而未遂一拜床下至治初元會試京師則公已歸湖明年而公捐館又十五年僕來官是州而墓木已拱矣平生願見卒不可得僅及識公二子因從假是集觀之若制誥若碑誌記序銘贊若詩若樂府與它雜著皆讀之一再過益信公爲世所稱慕者名非虛也然猶惜今人徒稱公書法妙絕當世而未知公問學之博識趣之深詞章之盛乃以其游藝之末蓋其所長是固不得爲知公也抑僕又嘗見公



所著書古今文集注皆其盛年手所自寫此又集  
外之文人尤未知之耳公聲名動當時故雖海外  
遐邦得公一言一字靡不貴重况得全集而觀之  
乎又况得親炙之者乎僕既以是集歸之而仲穆  
復俾序其首僕謝不敢而穆屢言之因念僕自幼  
早聞公名及長而每以不識公爲恨今雖竊祿公  
之鄉而九原不可作欲執鞭而何從使得託名集  
中豈非至幸顧戴帥初與公同時而相知者既已  
序於前矣僕何敢復僭而亦何敢評公之文既亟  
讓不獲則書其集後以致平生嚮慕之私爾已仲

穆其子雍字也至元後已卯春三月朔長沙何貞  
立謹書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校

四言詩

題李侯詩卷

翩翩者鶴  
美孝子也

翩翩者鶴爰飛爰止其下維何曰有孝子伊人之  
生無父何恃父罪當刑子代之死

翩翩者鶴載翱載翔其翔維何孝子之祥母日有  
青子舐使明亦既明止我心則降

翩翩者鶴載飛載下伊人之生孰無父母孝哉李  
侯為人所難咏言嘉之使我慨歎

帝命曰咨咨爾李侯錫爾寵祿惟德是讐壽嘏孔  
寧百福來求子孫其昌世濟厥休  
侃侃李侯國之舊臣維孝維忠萃于一門非忠無  
君非孝無親作此好頌以勸我人

翩翩者鶴五章章八句

序

御集百本經序奉勅撰

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  
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繁殊途  
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

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  
未易概量散於大藏之中斂於無言之內皆所以  
敷揚至理究竟真空括萬法而靡遺歷曠劫而恒  
在施羣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  
故列敘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別於三乘非  
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  
爲末泥象者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汗漫况  
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  
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  
見爰以萬機之暇深叅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

百卷釐爲十帙歸於一乘隱奧兼明廣大悉備緇  
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  
而提綱挈裘而知領以因因而證果果由本本以  
達原原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在天  
列聖同證菩提皇太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  
勝因乃命臣僧明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  
序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  
抒讚歎之誠謹梓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  
至大四年十月序

農桑圖序奉勅撰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  
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披覽再三問  
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  
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叔謙上嘉賞久之人  
賜文綺一段絹一段又命臣孟頫敘其端臣謹奉  
明詔臣聞詩書所紀皆自古帝王爲治之法歷代  
傳之以爲大訓故詩有七月之陳書有無逸之作  
七月之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又曰十月穫稻又曰十月滌場皆農之  
事也其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蠶月條桑八月載

績載玄載黃皆婦工之事也無逸之書曰君子所  
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二者周公所以告  
成王蓋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也欽惟皇上以至  
仁之資躬無為之治異寶珠玉錦繡之物不至於  
前維以賢士豐年為上瑞嘗命作七月圖以賜東  
宮又屢降旨設勸農之官其於王業之艱難蓋已  
深知所本矣何待遠引詩書以裨聖明此圖實臣  
源建意令臣叔謙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  
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正豳風因  
時紀事之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帖木兒用畏  
榮幸感恩之至

為改善惡事類序

吾兒文字譯於左方以便御覽顧臣學術荒陋乃  
過蒙聖獎且拜綺帛之賜臣既序其事下情無任  
書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善惡  
之應若水之流溼火之就燥乃天理之自然毫髮  
無爽者也人之生也性本皆善中人以上固不待  
勉而後為善中人以下或移於氣習或徂於利欲  
迷焉而不知復學焉而不知警惡日積而不自知  
及乎天定禍不旋踵凡人皆爾而仕宦者尤不可

以不慎蓋士大夫受天子命位於州縣之上權足以威衆而事足以及物善固易宣而惡亦易播然爲善者安富尊榮澤流子孫爲不善者毒流衆庶身世殄絕可不懼哉此括蒼葉君爲改善惡報應事類之所以作也此書之行其亦有聞風而善者乎葉君名留字景良觀其用意可知其爲善人已  
延祐六年十一月序

送張元卿序

延祐三年夏五月松潘容壘威茂六州宣撫張元卿拜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將行來求余言余觀元卿恂恂有儒者之風蓋嘗學於蕭先生之門則其於理道當深知之矣余復何言哉雖然侯之意篤忍而不言不誠也故遂言之國家之設守令本以爲民也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使守令皆循良民安於田里無歎息愁怨之聲雖不設官以糾之可也然而守令或不肖不能宣上德意視民如仇而後廉訪司始不可無矣故曰廉訪司之設國家之不得已也南海去京師萬里民之沾聖化也難侯矣數路之廣守令數十百人必有賢者侯舉之使爲善者益勸爲惡者益知所畏而

不敢爲常使之知國家不得已而設廉訪司之意則其自待也必厚自待也厚則必強爲善而重爲惡若夫持之若束褫冠裂裳日以篋楚從事則余懼非儒者之政也元卿其擇焉

記

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於五臺山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錄

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訖事言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沒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中殿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廿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奠之日日既西還自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

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短見淺聞莫不以爲誕然古書所載亦往往而有不可盡以爲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有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能感動於二公况以公之忠誠銜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能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也遂略記其概以爲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記

重修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羣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埽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爲宏敞池水竹樹莊嚴靚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揆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瀕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圮風雨不蔽即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



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巖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爲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劬躬振飭補苴由是聲譽籍甚聞於總統所總統所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巖乃殫志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巖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乃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僱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瓴甍之破缺者完之椽桷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

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暎光彩奪目父老興歎謂逾厥初而翠柏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巖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余嘗嘉饒公之爲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雲巖名廣饒俗姓陳氏長興之蘆碕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那室利  
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刹多矣獨天目山大覺  
正等寺爲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  
實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峰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  
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之風高峰既  
寂其教至於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之文臣僧  
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誠聖世一盛事也  
於是詔臣孟頫汝爲文以記之臣謹按天目山在  
杭州於潛縣爲浙右羣山之宗圖經云廣八百里  
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窮巖幽壑雪古  
雲深仙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  
蓮花峰高峰禪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  
雪巖欽公臨濟十七世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真覺  
之要行業孤峻機用險絕影不出山者三十年道  
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南詔不遠數萬里雲臻  
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棲巖席草以依師至元辛卯  
故兩浙運使臣瞿霆發嚮師道望謁師于獅子巖  
之死關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衲之  
至無所於容慨然有建寺之志廼割鉅莊先後凡  
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旨其歲入皆創梵宇

命嗣法沙門祖雍洎久叅上首弟子等各盡才能  
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媪見聞驚異大奮神功  
搜竒材揭巨石不容有所藏而獻之閱五年則廚  
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降師之時至囑祖雍攝  
住持而告寂焉衆心悲感檀戶益張走斧飛斤鼓  
舞羣力千楹萬礎海湧雲騰與夫雕鏤髹飾陶冶  
丹雘百爾咸臻大德庚子成宗皇帝首降玉音作  
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充擴大備高閣周建  
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之靚深像  
設鼓鐘之偉竒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湑寮舍床  
榻器用所求皆足是歲開堂臣霆發大營齋饌煙  
包雲衲遐邇奔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  
齊梵音雷動人天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垂陰  
曇華現瑞以甘蔗種哀憫羣迷乘積生大願輪不  
起寂場遍入塵刹未搖舌本大闡玄音其聲光震  
耀雖日麗霆轟不可爲比道場塔廟曾不期建立  
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興凡大林深藪覩史夜摩忽  
從地涌惟罔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殊不  
知大願輪中真實種子時緣既偶如春發榮萬卉  
千葩不知其萌而萌矣嘗攷竺墳覺之爲義有始

有本有頓有圓惟破有法王坐靈鷲山堅秉化權  
目之爲大覺已而飲光傳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  
剛王劔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跡愈晦聲愈彰能大  
其家世臣霆發慕此而割膏腴樹禪宮曲盡施心  
了無難色信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國脈祝聖算  
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花盡真如  
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未具已前不曾欠少  
豈待梯空架險破山壓石而爲之耶對曰道場之  
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安知塵沙法界爲大  
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逐境以滋塵既昧覺因轉

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併書之以爲記

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坐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  
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刹也歷宋至金而吾  
師雨公以佛法道行爲叢林表當時戚里貴人以  
禮延致者甚衆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  
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師實在選中復請住福壽  
院福聚因緣祖師之遺蔭濫主斯席不思所以傳  
久遠則古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懼焉願公  
作爲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余問之曰若

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  
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兩公疏也  
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妻公主請兩公住積慶  
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勅牒也余  
一再觀之皆真實不虛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  
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州奏  
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  
也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  
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  
院歷周而宋而金至於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

况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宦之家  
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二三比  
丘尼乃能殷勤鄭重於膠膠擾擾之中收拾前代  
遺文以爲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尚  
哉至若兩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  
之爲人亦有以知其師之賢何者余嘗至其院尼  
衆肅若行其廷草木沃若 升其殿堂香火馥若  
以是推之其師必不碌碌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  
後世非偶然也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  
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爲屋凡若干楹

垣牆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  
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初雨公自金  
泰和間賜號通慧大師金遷於汴賜號慧嚴大師  
至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  
城人也七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福祐曰  
福慶曰福聚今院主求文於余者也曰福寶曰福  
順曰福恩曰福成福之嗣名皆從善曰善欽善淵  
善義善因善照善靜善端善玉善秀善泉善廣善  
仙善玕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慧錦慧滿嗟乎  
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爲人子孫不能使其

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  
礮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  
德不傳余雖懶且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  
情故遂爲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  
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碑銘

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勅撰

惟上帝降大命於聖元太祖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起自朔方肇基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睿  
宗仁聖景襄皇帝爲之子睿宗躬擐甲冑翦金河

南雖不及撫有多方篤生聖嗣是爲世祖聖德神  
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而神  
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  
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  
古所未有於是治曆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  
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  
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  
於人心肆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裕宗文  
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慎問安視膳之  
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裕

宗陟方未幾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  
一年世祖登遐當是時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  
召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岌岌  
者爲泰山之安大德二年武宗撫軍於北今上日  
侍隆福怡言煦之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  
禮樂刑政爲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焉四年裕  
聖上仙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世祖時帝師八合  
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依三寶修崇  
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於大都既而之國  
覃懷屬成廟登遐內難將作上馳至京師先事而

發殄殲大慝封府庫奉符璽清宮以安太后遣使以迎武宗武宗既踐祚以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上爲皇太子。上緬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創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爲百畝者二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其南爲三門直其北爲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爲最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爲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二殿之間對峙爲二浮圖浮圖北爲堂二屬之以廊自堂徂門廡以周之西廡之間爲總持之閣中寘寶塔經藏環焉東廡之間爲

圓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齋堂在右庖井在左最後又爲二閣西曰真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爲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合爲屋六百間盤礎之固陞祀之崇題案之騫藻繪之工若忉利兜率化出人間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役於民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給田地民匠碓磑房廊等以爲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勅臣孟頫等爲文垂示久遠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爲最勝福田皇上深叅祕典建寺造像書經飯



僧凡此勝因所以資裕聖暨祖宗在天之靈證無  
上覺今皇太后怡愉康強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  
被至於海隅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  
量哉臣等謹稽首再拜爲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帝以聖承於前有光明明天  
子神明八葉德盛功豐富有大業維茲大業太祖  
張之世祖皇之天子康之於赫皇武皇武桓桓聖  
謨孔神神器斯安有粲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  
煥乎堯文道冠百王仁覆羣生宏觀英圖日臻太  
平粵昔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平罔極惟覺

皇天具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福德乃卜陰陽相  
地柔剛歲吉辰良大匠是將乃斲乃繩築構遄興  
務殫乃心毋費是繩役者謳歌相厥子來匪民是  
庸一須國材有岑其宇有踐其廡有楹維旅金鋪  
雕礎瞿瞿其瞻剡剡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載  
瞻聖容瑞相儼然是信是崇獲福無邊獲福無邊  
幸歸裕聖嘉與慈闈或普其慶皇帝孝仁永命於  
天聖子神孫維千萬年

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蓋曾子

之後遠祖仕江右遂爲吉州太和人父諱應龍字  
拱辰號翠庭先生繇科舉入仕母樂氏師生而穎  
異不爲兒嬉齟齬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  
宴坐有出塵之態先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  
送雲亭蕩原彌陀院爲童行名福可時九域甫一  
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我等溺於塵  
勞何日撒去挈包笠北遊首登五臺至元庚辰至  
仰山有會心處遂留雜髮禮澤庵公爲師更今名  
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圓戒會自是處叢林中策  
勤砥礪爲衆之念甚於爲己旦夕叅叩素庵璉公

至忘飢渴之節寒暑之變素庵深器之一日激之  
以洞山寒暑因緣師應聲云寒則普天寒熱則普  
天熱刀斧劈不開我又如何說庵云畢竟如何師  
云紅爐一點雪庵云別別師云有什麼別處庵云  
若能恁麼會方始契如如師扼聲云錯掩耳而出  
庵付之以衣頌曰從我十年談麈尾策勳一日占  
鰲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焰聯芳萬古秋時至元  
庚寅歲也爾後復叅雲門臨濟皆能得其骨髓大  
德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青州大  
刹非小因緣力辭衆守之數日欲逃不可不得已

升堂說法演無量義自是聲聞大振四方求法者  
歸之如流水梵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  
徒輦真吃刺思想慕爲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  
敬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  
薩像既即位駕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  
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師勅尚方造織成  
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經歲乃成召師  
至禁中出以賜焉今上在春宮嘗三幸其寺命有  
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  
幸洎登極亟命工部尚書臣鄭伯顏領大匠修其

寺凡土木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  
新之旁繫崖石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造普  
賢觀音像增建堂殿亭臺凡幾格供張什器之物  
靡所不備樹碑於門頌天子聖德既又賜蘇杭水  
田五千畝爲常住業又固安州鵲臺福嚴寺自木  
庵公沒後爲它人所有師奏得旨復歸仰山爲下  
院云皇慶元年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師之  
大弟子曰覺用曰善興曰文祥曰海深曰思贊曰  
圓中曰福添曰廣壽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其  
門資之盛具列碑陰素庵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

曰圓岳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天子  
寵錫之渥臣伯顏以聞詔曰可乃命臣孟頫爲文  
書於石謹按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爲二十六代  
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則無所不容言其變  
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爲有生之本以不用爲大  
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皇元建國之大  
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別類分悉爲臣妾出於水土  
藏於山澤悉爲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鞀鼓  
之聲以聖繼聖以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爲善  
浮圖氏之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

人自四海一家梵僧往往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  
能以其道鳴於京師以承天子之寵命真世所希  
有銘曰

峨峩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  
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閣葳蕤金鳳鬱鬱青松羅蒼  
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有大禪老宴  
處寂靜萬緣皆了天子時巡樂此境勝謂師之道  
與境爲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崢嶸鸞軒鳳  
翥師道既弘帝眷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  
佛心爲國回嚮徧河沙界功德無量天子謂臣時

汝能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五兄壙誌

代姪作

先君諱孟頴字景魯姓趙氏宋秀安僖王至先君  
六世矣宋南渡自大梁來居吳興遂爲吳興人曾  
祖諱師垂宋太師新興郡王謚恭襄妣莊氏衛國  
夫人祖諱希永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贈通議大  
夫妣鄭氏碩人考諱與訔宋正議大夫戶部侍郎  
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碩人生母丘氏先君重  
厚寡言年十四以侍郎蔭補承務郎咸淳丁卯請  
國子監舉免銓庚午差知臨安府仁和县臨平鎮

是歲以度宗祀明堂恩轉承奉郎甲戌以幼主即  
位覃恩轉承事郎臨平考滿授簽書高郵軍判官  
廳公事未上宋歸於元宦情素薄浮沉里閭不求  
仕進日以翰墨爲娛書九經一過細字謹楷人傳  
以爲玩喜與名僧遊書蓮花華嚴楞嚴圓覺金剛  
諸經皆數過明窗淨几焚香瀹茗四時花草婆娑  
愛賞欣然自得大德乙丑五月瘍發於背竟不起  
嗚呼哀哉先君生於辛亥七月十七日卒於乙巳  
五月廿三日享年五十有五娶陸氏故吏部尚書  
陸公德輿之女先三十年卒子男五人由辰次由

宣從浮屠法祝髮爲比丘次由宿由宓由賓女三人其二已嫁其一爲比丘尼孫男二人鄱老順孫孫女三人皆幼由辰等以是年八月甲申忍死奉柩合葬烏程縣蘇灣方屏山遵治命也口遠日薄未能乞銘於當世君子姑誌梗槩納諸幽孤哀子由辰等泣血謹書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栖賢考諱伸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

俠聞鄉閭夫人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佳壻余與公同里開公又奇余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與夫人偕至京師既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淞儒學滿任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宮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即位特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

郡夫人皇慶元年請假歸爲先人立碑夫人亦以  
管氏無丈夫子欲命繼又無其人乃即故居作管  
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  
記次年使者薦至於是夫人復從余入朝廷祐四  
年余入翰林爲承旨加封魏國夫人五年冬舊所  
苦脚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診視六年增劇聞於  
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行至  
臨清以疾薨於舟中年五十八嗚呼哀哉余與子  
雍護柩還吳興是歲□月□日葬德清縣東衡山  
之原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人天姿

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辭章不學而能處  
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齊明  
盛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必贖出之遇  
人有不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應世事  
無不中禮合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  
以施名山名僧天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  
軸送祕書監裝池收藏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  
雍亦書一卷且曰令後世知我朝有善書婦人且  
一家皆能書亦竒事也又嘗畫墨竹及設色竹圖  
以進亦蒙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興聖宮皇太

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宮可謂榮矣夫人之亡內外族姻皆爲之慟嘗與余游者莫不流涕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  
夫人云亡夫喪賢婦子失慈恃家無內助嗚呼夫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儂指莫數翰墨之工受知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婦人之榮可謂至極碎璧寶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况於夫婦天實爲之誰謂荼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爲同穴百世無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婉之德萬古是式

疏

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涼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羣生於漸悟住清涼山講清涼疏演諸佛之真乘須得碩師庶開後覺恭惟性天開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爲正受七處九會久已圓融徧恒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普宣微妙之音香風吹天雨之花甘露灑海雲之會請升猊座便發塵談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盡金輪鎮萬國祝聖壽之無疆

請雨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利鐘鼓振乎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



祖必得人天之共仰乃爲道俗之同歸伏惟枯木  
寒巖澄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聲音色相之求諸性  
本空在文字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羣生甘露  
灑時潤沾庶品顧禪關之虛久筵杖錫之來臨敢  
望慈仁俯從衆願聞第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  
萬年祝皇圖之永固

幻住庵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昔阿難爲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微  
心究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宣般怛羅之真言  
顯大神通有勝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  
法寶之莊嚴黃金研爲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  
賤如土舍百千石以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貧道便  
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發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  
遍於沙界祝吾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請謙講主茶榜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鼎之松  
風請陳鬪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心如  
止水辯若懸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衆渴地生  
靈草清香大啟於羣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初無  
差別雪山牛乳分一滴之醍醐北苑龍團破大千

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題跋

題東老事實後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呂仙翁此語  
似若猶有世俗相推獎之意然至於散盡黃金便  
覺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  
仙材世人愛惜錢物如護性命殊不知爲飛空下  
視者之所憐憫佛說遺教經亦云知足者爲知  
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紀夢嵇侍中

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孺道邦人之  
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敬其忠節不辭  
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民瞻館  
於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蓬首玄衣流血被  
面謂民瞻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爲余書廟  
額故來謝之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事也

趙文敏公松雪齋外集

趙文敏公松雪齋續集

海上後學曹培廉敬三輯

五言律詩

次袁學士上都詩韻

曉日夾雲樹春風吹雪山飛鷹玄兔磧飲馬白狼灣寶帶吳鉤迴金矛漢節閑將軍萬里外不怕二毛班

七言律詩

萬柳堂席上作

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

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陶南邨輟耕錄云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遊處也野雲云廉公一日置酒招疎齋盧公松雲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杯歌小聖樂云綠葉陰濃偏池亭水閣偏趨涼多海榴河絞采采感紅羅乳燕雛鷺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歌且酌酌從教二輪來往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席賦詩云云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好問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爲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 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

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

心觸處閒猶欠抱琴來托宿靜中規寫水潺潺

### 杭州拱北樓

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靜無譁提封內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

### 送陳都事雲南銓選兼簡李廉訪

送君銓選使滇池部落諸夸自品題明月夢回夔子北長風吹度夜郎西山連塞雨驂騑滑花落蠻雲杜宇啼爲問霜臺李學士白頭官滿尚羈棲

### 五言絕句

牧廢苑

一片中原地紛紛幾戰爭至今將不去留與後人耕

題跋

跋王右軍帖

梁武評書至右軍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此帖是已諸家刻中皆未之有世間神物豈默有靳惜者不欲使濫傳耶將好事猶未至也有能磨片石刻以傳遠僕願供摹榻之役屬奔走南北此事殆廢不知何時果此緣也至元丁亥九月十七日題

題東坡書醉翁亭記

北宋學士東坡蘇公之筆趙子固家藏舊物也今爲伯田馮先生所得余在京時嘗見此卷於高仁卿家前後有子固印識今悉亡之想爲俗工裁去詎謂神物而災亦見侵如是然而字畫未損猶幸甚耳或者議坡公書太肥而公却自云短長肥瘦各有度玉環飛燕誰敢憎又云余書如綿裹鐵余觀此帖瀟灑縱橫雖肥而無墨猪之狀外柔內剛真所謂綿裹鐵也夫有志於法書者心力已竭而不能進見古名書則長一倍余見此豈止一倍而

已不識伯田之所自得又幾何元貞二年四月一日持來求跋聊爲草草

題右軍思想帖真跡

大德二年二月廿三日與霍公謹集鮮于伯幾池上郭右之出右軍思想帖真跡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勢觀者無不咨嗟歎賞神物之難遇也

定武蘭亭跋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舊所刻者不待聚訟知爲正本也至元己丑三月三衢舟中書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有日減無日增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有纔損五字者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獨孤名淳朋天台人

一本云時靜心吳義士聯舟與余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損耳靜心名森嘉興人

至大三

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

蘭亭當宋未度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難別矣王順伯尤延之諸公其精識之尤者

於墨色紙色肥瘦穠纖之間分毫不爽故朱晦翁  
跋蘭亭謂不獨議禮如聚訟蓋笑之也然傳刻既  
多實亦未易定其甲乙此卷乃致佳本一本云五  
字雖損肥瘦  
得中與王子慶所藏趙子固本無異石本中至寶  
也至大三年九月十六日舟次寶應重題

蘭亭誠不可忽世間墨本日亡日少而識真者益  
難其人既識而藏之可不寶諸十八日清河舟中  
河聲如吼終日屏息非得此卷時時展玩何以解  
日蓋日數十舒卷所得爲不少矣廿二日邳州北  
題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

一本云是其師晦  
巖照法師所藏

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

孤之與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舟中題時過  
安仁鎮

昔人得古刻數行專心而學之便可名世况蘭亭  
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已何患不過人耶

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爲有  
益右軍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無不如  
志茲其所以神也昨晚宿沛縣廿六日早飯罷題  
書法以用筆爲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

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維秀  
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爲師法齊梁間人結字  
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  
失也廿八日濟州南待闌題

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  
都下來酌酒於驛亭人以紙素求書於景遠者甚  
衆而乞余書者全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  
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  
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而欲換  
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輒不同蓋紙有厚薄粗  
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  
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  
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  
張書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  
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  
舟虎陂待放閘書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靜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曾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四日題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寶藏毋忽七日書

至大間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長老所惠本並觀船窗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七年矣其子景良馳驛來京師復出見示使人眷戀不能去手噫靜心仙去其子能寶藏如此爲之感歎延祐三年七月廿三日書於咸宜坊寓舍

### 臨蘭亭跋

月江學士藏定武蘭亭致佳親友多乞之月江靳固不予顧求臨本於不肖何耶皇慶元年人日過僕寓舍重以此爲言不敢固辭援筆書以爲贈

### 題王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跡

東晉至今近千年書跡傳流至今者絕不可得快雪時晴帖王羲之書歷代寶藏者也刻本有之今

乃得見真跡臣不勝欣幸之至延祐五年四月十一日奉勅恭跋

臨右軍樂毅論帖跋

臨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謹不得謹然與其肆也寧謹非善書者莫能知也廿年前為季博臨樂毅殆過於謹今日昏手弱不能作矣漫題其末而歸其子善甫至治改元四月十一日題

題王大令保母碑

保母碑雖近出故是大令當時所刻較之蘭亭真所謂因應不司世人知愛蘭亭不知此也丙戌冬

伯幾得一本繼之公餘文得此本令諸人賦詩然後朋識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僕自燕來還亦得一本又有一詩僧許僕一本雖未得然已可擬世人若欲學書不可無此僕有此獨恨驅馳南北不得盡古人臨池之工因公餘出示令人重歎

題李思訓蓬山玉觀圖

畫山水用金碧始於李思訓穠豔中而出瀟灑清遠非大手筆不能也此幅為蓬山玉觀豈托興於仙而布置故有此奇妙耶

題顧愷之秋嶂橫雲圖

古人繪理無不精美及觀長康筆而知諸家之有  
作為矣此秋嶂橫雲幽深微妙殆不似從人間來  
惟當局者知之

題曹弗與海戍圖

曹弗與吳人也蚤有令名畫出於顧陸之先為吳  
中一絕今所畫海戍圖筆法入神足開千百載繪  
事之綱領矣

題王摩詰松巖石室圖

王摩詰能詩更能畫詩入聖而畫入神自魏晉及  
唐幾三百年准君獨振至是畫家蹊逕陶鎔洗刷

無復餘蘊矣

題鄭虔畫

鄭虔獻畫於至尊而復題詩於上可見忘其貴三  
絕之名由是而起乃知前代高人未可以繩墨束  
羈也此幅思致幽深景物奇雅閱之令人蕭然意  
遠

趙文敏公松雪齋續集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公行狀

曾祖考師垂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恭襄大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衛國夫人莊氏追封吳興郡夫人

祖考希永故宋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贈通議大夫大元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碩人鄭氏追封吳

興郡夫人

考與訾故宋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歸安縣開國子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元累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魏國公妣碩人李氏生母丘氏並追封魏國夫人

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實生孝宗始賜第居湖州故公為湖州人祖考太常府君早卒無子祖妣夫人鄭氏選同宗子為之後魏公本出蘭溪房時

侍兄殿撰與謨倅湖州夫人一見愛其凝重曰是真吾子况昭穆又相當乎遂以上聞內降許之公魏公第七子也魏公薨公始十一歲生母丘夫人董公使為學曰汝幼孤不能自強於學問終無以覲成人吾世則亦已矣語已淚下沾襟公由是刻厲晝夜不休性通敏書一目輒成誦未冠試中國子監注真州司戶叅軍皇元混一後閒居里中丘夫人語公曰聖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公益自力於學時從老儒敖繼公質問疑義經明行修聲聞湧溢達於朝

廷吏部尚書夾谷公竒之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  
辭至元丙戌十一月行臺治書侍御史程公鉅夫  
奉詔搜訪江南遺佚得廿餘人公居首選又獨引  
公入見公神采秀異珠明玉潤照耀殿庭世祖皇  
帝一見稱之以爲神仙中人使坐於右丞葉公李  
之上耶律中丞言趙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  
使近左右程公奏曰立賢無方陛下盛德今耶律  
乃以此劾臣將陷臣於不測上曰彼監子何知顧  
遣使侍臣傳旨立逐使出臺毋過今日立尚書省  
命公草詔書揮筆立成上問知其大旨喜曰卿得

之矣惟朕心所欲言者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公  
適侍立左右上命公往共議衆欲以至元鈔二百  
貫贓滿處死公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  
今廿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雖改中統爲至  
元歷廿年後則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  
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二物乃民生所須謂之二  
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  
有時終不大相遠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  
人所造施於邊徼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  
又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或者以公爲宋

宗室少年初自南方來詆金法不便意頗不平刑部郎中楊某作色而起讓公曰今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之計賊公以爲非是豈欲沮至元鈔耶昔金人定法亦與大儒共議豈遽無如公者公曰法者人之命議有重輕則不得其死某奉詔預議心有所不可不敢不言中統鈔虛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哉君言不揆於理徒欲以勢相陵何也楊有愧色既出謝曰某之失在於不學公之言是也上命時宰位置公初擬尚書吏部侍郎叅議高明持不可丁亥六月授奉訓大

夫兵部郎中公總天下驛置使客飲食之費一歲之中不過中統鈔二千錠此數乃至元十三年所定計今物直高下與是時相去幾十餘倍使者徵發有司請事及外國貢獻非時往來亦日以加多吏無以給之強取於民僻縣小市買銜殆絕旦暮喧爭不勝其擾請於中書增至二萬錠至元鈔法滯澀不行遣尚書劉公宣與公乘傳至江南問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左右司及諸路官則徑答之公深以爲衣冠之辱力辭桑哥以威逼公不得已受命雖遍歷諸郡未嘗答一人還朝桑哥大以譴公

然士大夫莫不誦公之厚德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所爲不法詔遣虎臣按問葉右丞執奏以爲不可不聽公進曰趙全在平江爲政貪暴固當治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強買人田縱賓客爲奸利全數與之爭結怨至深虎臣罪幸在赦前若遣之即訊必假公法以報私讎甘心於全所問縱實人將疑其不然上悟乃遣他使桑哥爲丞相鐘初鳴即坐尚書聽事六曹官後至者答公偶後至斷事官引公受笞公突入都堂訴之葉右丞大怒責桑哥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之以廉恥教之以

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慚慰遣公使出自是所笞者唯曹史以下上聞公貧賜中統鈔五十錠庚寅五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是歲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砂水涌出死傷者數萬人上深憂之時駕至龍虎臺遣平章阿剌渾撒里公馳還京師召問集賢翰林兩院官致災之由戒毋令桑哥知諸公畏桑哥終不敢言及時事徒泛引經傳以爲天道幽遠五行災異之言多出於附會唯慎修人事以應之而已先是桑哥建議遣忻都王濟等理算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



萬州縣別置牢獄逮捕人晝夜鞭笞械繫者相屬  
於道大家巨室無慮悉破壞甚至逼人妻女為娼  
風俗為之大變一時諸使所至徵取尤甚富人逃  
入山林發兵捕之率眾拒捕則又疑其竊發兩河  
之間羣盜數萬人名為理算其實皆無名橫斂強  
集之於民勢燄熏灼無敢沮其事者公素與阿刺  
渾撒里公善密告之曰今理算錢糧民不聊生地  
震之變實由於此宜引唐太宗故事大赦天下盡  
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彌阿刺渾撒里公奏如公言  
上悅是之詔具桑哥會兩院諸公於都堂舉目

視詔公辟易屏息取出氣公前讀詔書阿刺渾  
撒里公為譯者讀至除免逋欠桑哥怒搖手以為  
不可且謂必非上意公曰凡錢糧未徵者皆無用  
虛數其人死亡已盡何所於取非及是時因詔書  
除免他日言事者倘謂尚書省界失陷錢糧數千  
萬丞相何以自解詎不為已深累耶桑哥悟乃曰  
吾初不知其意如此詔下之日萬姓大悅有蘇息  
之望焉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如公對  
曰夢炎向與臣父同在宋朝是時臣甫數歲其或  
忠或佞臣所不能知今幸得與夢炎同事天朝夢

炎爲人性重厚篤於自信思慮甚遠吾斷國事有  
大臣之器李所讀之書即臣所讀之書李所知所  
能臣亦無不知無不能上曰卿意豈以夢炎賢於  
李哉夢炎在宋狀元及第位至丞相賈似道懷謖  
悞國罔上不道夢炎徒依阿取容曾無一言以悟  
主聽李布衣之士乃能伏闕門上書請斬似道是  
李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若好  
已勝者剛直太過故人多怨焉卿以夢炎父執友  
故不敢斥言其非今朕既得卿之情可爲朕賦詩  
以譏刺夢炎公賦詩曰狀元曾受宋家恩國困臣

強不言言往事已非別可諒一將忠直報皇上  
善卒章之意歎賞不已公出見徹理奉御在帳殿  
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夢炎不能  
言之桑哥誤國之罪甚於似道我輩不能言他日  
何以免責第我疎遠之臣言必不聽觀侍臣中讀  
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爲上所親信無踰公者  
夫捐一旦之命爲萬姓除去殘賊此仁人之事也  
公必勉之徹理公曰今災變屢見民多流亡盜賊  
徧海內皆桑哥聚斂之所致此吾所爲日夜切齒  
腐心者公幸教我以有機可乘殆天爲之遂徑至

上前極數桑哥之惡百倍似適不亟誅之必亂天下上大怒命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委頓於地少頃復呼而問之其對如初已而大臣亦有繼進而言者上大悟遂按誅桑哥他日徹理公與公論及此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公之力也尚書省罷大臣多以罪去中書叅政賀伯顏奏臣不通文字大事不敢專決今案牘盈積四方奏請或利害所繫不以時報臣愚常恐得罪不久願陛下早擇輔相以幸天下上周視左右乃屬目於公曰卿宜亟至中書叅決庶政以分朕憂公拜上慰勉再三公終

辭不拜上問翰

學

閻伯顏員學士宋渤二人

如何公對曰皆非相才也是日京師傳公已入中書莫歸賀客塞門公謝遣之乃稍稍引去有旨許公出入宮門無間每見公語必從容久之或至夜分乃罷上謂公聰明絕人剛正有守敢爲直言數有意大用公自惟若進處要地必爲人所忌故輒遜辭然侍上言於天下之事無所不及上嘗問公曰卿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公對曰臣趙太祖十一世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其行事卿知之乎公對曰臣早失所怙長老不以語臣臣不能知上曰

趙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sub>上</sub>當以諭卿  
又嘗謂公曰朕年老聰明有所不逮大臣奏事卿  
必與俱入或行事過差或意涉欺罔卿悉爲朕言  
之朕方假卿自助卿必盡力公謝不對自是稀入  
宮中力請補外壬辰正月進朝列大夫同知濟南  
路總管府事兼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闕官公獨  
署府事隨事決遣輕則諭解訟者稀少府事清簡  
或經月無繫囚有元揪兒者役於鹽官不堪作苦  
竊逃之旁郡其父疑共役者殺之荒澤之間得遺  
靴馬刀斧之餘唯存肩背之偏以爲子屍逮治同

役者不勝無楚<sub>上</sub>詔<sub>上</sub>公疑<sub>上</sub>冤留之踰月揪兒  
果歸府中稱爲神明公之爲政每以興學校爲先  
務城東有田八頃皆膏腴地兩家爭之數十年不  
決責其券則曰亡之於兵間公曰大兵後執券以  
相治猶恐不得直况無券乎遂以爲贍學田由是  
餼廩充羨生徒來集夜出巡邏聞讀書聲輒削其  
柱以記之翼日使人饋酒以勞其勤能爲辭章者  
必加褒美與之聲譽或授以法度使慕高古至今  
三十年俊乂之士遂爲天下冠旱禱龍洞山有雲  
如車蓋隨馬而行<sub>上</sub>之大雨聚至逾月復旱東門

外有龍潭潭上有公爲文以責之是夜雷雨大作稿苗復蘇白直數人共盜米其徒自首公曰若寘之於法將終身以累廢乃盡舍之比解官數人者送至京師號哭不能去強盜刺面必自臨視戒吏細書曰此豈欲爲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爲人誣誤是以此其人感泣曰公仁人也轉相告語盜爲衰息成宗皇帝以修世祖皇帝實錄召至京師未幾歸里大德丁酉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未上召金書藏經許舉能書者自隨書畢所舉廿餘人皆受賜得官執政將留

公入翰苑公力請歸己亥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浙江等處儒學提舉秩滿至大己酉七月陞中順大夫揚州路泰州尹兼勸農事未上仁宗皇帝在東宮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賢遣使者召庚戌十月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及即位辛亥五月陞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用從二品例推恩二代祖考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吳興郡侯祖妣吳興郡夫人考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妣及生母皆吳興郡夫人嘗詔告上冢歸及半歲復召皇慶癸

走文每公  
丑六月改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十一月轉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延祐甲寅十二月陞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丙辰七月進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用一品例推恩三代曾祖考贈集賢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吳興郡公曾祖妣吳興郡夫人祖考加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加封吳興郡公祖妣吳興郡夫人考加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加封魏國公妣及生母皆贈魏國夫人妻管氏累贈魏國夫人仁宗聖眷甚隆字而不名嘗詔侍臣

曰文學之士世所難得如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彰彰然常在人耳目今朕有趙子昂與古人何異有所撰述輒傳密旨獨使公爲之間與左右論公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昡麗二也博學多聞知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有不悅公者間言公乃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其人游辭不已上作色以視之曰汝言趙子昂乃趙太祖子孫豈家世不汝若耶其人惶懼趨出又有上書稱國史所載多兵謀戰策不宜使公與聞

上大怒曰趙子昂世祖皇帝所簡拔以爲帷幄之臣朕憫其年老特優以禮貌置之於館閣之間使之討論古義典司述作傳之後世亦足以增重國家此屬叟叟者何也非加罪一二無以戒來者於是謗者始息上賜中統鈔五百錠謂侍臣曰中書嘗稱國用不足此必持而不與以普慶寺別貯鈔給之公嘗累月不至宮中上以問左右對曰子昂年老畏寒不出遽勅御府賜貂鼠翻披他學士撰郊天祝文有曰雖亥章復生不足以步有元之幅員所及謹以太祖聖武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子

以其富誇之於父可乎公不爲禮乎大裕之制太祖東向居中子孫在左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之位上帝南面太祖皇帝自宜西向故事祝文第稱配天作主公不用何也其人謝服悉從公所改定皇太后有旨議改隆福宮名它學士擬光被公擬光天它學士曰光天二字出陳後主詩不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名不祥於是各書所擬以進卒用光天初程公鉅夫薦公起家爲郎其後程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公遂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座主門生相繼爲翰

長真衣冠盛事也延祐己未五月詣告欲歸上初以爲難既又重違其意從之既歸遣使賜之段其冬使者趣召還朝公以疾不能行今上皇帝即位至治辛酉春遣使傳旨俾書孝經尋移文乞致仕未報壬戌春遣使存問賜上尊酒衣二稱其年六月辛巳薨於里第之正寢是日猶觀書作字談笑如常時至暮脩然而逝年六十有九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長亮早卒次雍次奕九月丙午雍等奉公柩與魏國合葬於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原從治命也公治尚書嘗爲之注多所發明律

呂之學尤精深得古人不傳之妙著琴原樂原各一篇性善書專以古人爲法篆則法石鼓詛楚隸則法梁鵠鍾繇行草則法逸少獻之不雜於近體他人畫山水竹石人馬花鳥優於此或劣於彼公悉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事有難明情有難見能於手書數行之內盡其曲折尤善鑒定古器物法書名畫年祀之久近誰某之所作與其真僞皆望而知之不待諦玩也詩賦文辭清邃高古殆非食煙火人語讀之使人飄飄然若出塵世外或得其書不翅拱璧尺牘亦藏去爲榮手



書釋道書散之名山甚衆天竺國在西徼數萬里外其高僧亦知公爲中國賢者且寶其書然公才名頗爲書畫所掩人知其書畫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濟之學也素鄙塵事家務一委之夫人毫髮不以干慮專意詩書夫人同里人也諱道昇字仲姬有才略聰明過人亦能書爲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仁宗嘗取其書合公及子雍書善裝爲卷軸識之御寶藏之祕書監曰使後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婦父子皆善書亦奇事也公性持重未嘗妄言笑與人交不立崖岸明白坦夸

始終如一有過輒面加質責雖氣色沮喪不少衰止然直而不訐故罕有怨者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天下而未始有自矜之色待故交無異布衣時扁燕處曰松雪齋自號松雪道人所著詞章曰松雪齋文集婚嫁既畢方將優游齋中膺修澹之養以逸其老而汜不遂此志嗚呼痛哉載受業於公之門幾廿年嘗次第公語爲松雪齋談錄二卷復采其平生行事以爲行狀諗當世立言君子且移國史院請立傳移太常請謚謹狀

至治二年八月

日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

事揚載狀

謚文

初世祖皇帝以雄才大略混一區宇武功既成思得通今學古之士以弼成文治乃遣使四出搜訪遺才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用臺臣言首膺是選公宋宗室子也風采凝峻入見世皇上奇之謂神仙中人自是大加任用敷歷館閣游登華顯公於諸經無所不通而尤邃於書嘗作傳註以發其微律呂之學得不傳之妙辨郊祀配位之禮定光天門扁之名條分縷析皆有根據茲非公學問之師者歟素有志節遇事敢言議法刑曹一去深文

之弊條事政府屢犯權臣之威佐郡治則平反役  
卒之冤興學校則獎勵勤苦之士茲非公政事  
可法者歟發爲詞章雄深高古柄文衡掌帝制有  
古作者之風茲非公文章之可宗者歟官登一品  
名高四海而處之恬然若寒素未嘗有矜已驕人  
之色茲非公德行之可尊者歟而又善書絕倫篆  
隸行楷各臻其極縫掖之士皆祖而習之海外之  
國知公名得其書禊襲珍藏如獲重寶鑒品古器  
玩物法書名畫一經目輒能識其年代之久近製  
作之工拙此又公學問文章之緒餘也宜乎弼亮

五朝寵數優渥而非他詞臣之可比嗚呼非世皇  
有公平廣大之度則無以網羅勝國之賢非公有  
博雅淵源之學則不能藻飾太平之美君聖臣良  
可謂無媿於前古者矣謹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  
好古不怠曰敏謚曰文敏克稱其情

封贈宣命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可贈榮祿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事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謚文敏宜  
準此

至順三年三月

日

